

腊八,祭灶,敬神请祖年来到;除夕团圆饭,十五闹元宵,一炷香烟年味儿飘。

——乡俗民谣

1
年味儿,豫东大野的年味儿,过了农历的腊月初八,便由淡变浓了。我总觉得它是我的远代的爷爷酿造的一坛千年陈酒,不知曾陶醉过多少荏庄稼汉。而我的这位酿酒的先祖,肯定又非常地热衷于道德教育,但绝非四体不勤的孔夫子。他应该以务农为主,深知“汗滴禾下土”的滋味,深知乡亲们种田的辛劳: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年四季鞭打陀螺似的忙个团团转。直到进入严寒的腊月,冰天雪地,不得不停犁子住耙了,才能够放下手头的活计,消闲几天。

于是,我的先祖就抓住时机,以自己种出的黍呀,谷呀,高粱玉米作原料,用儒家的敬天行孝,兼之释、道两教的精气神当酵母,发酵炼制出一种品牌为“年”的神韵佳酿来。慰劳自己,更犒劳累死累活的乡亲,让他们借此也聚聚会,唠唠嗑,松筋解乏,并自然而然地受到道德的熏陶。不是吗?任谁的故乡过大年,即使你不善于“干杯”,启封的坛酒也会熏得你头晕脸红——红成田间淳朴无邪的高粱穗。

此刻,我也醉得双目蒙了。明明是坐在老家大玻璃窗下的简易沙发上,明明是在看电视里赵本山送给新春的笑声,明明是久离串归,霜鬓染发的白头人,眼前却总叠映着童年的篱院茅舍,以及家人、村人、族人们一起亲亲热热过大年的情景,且酒醉心明,从中还品咂出种种别样的滋味来。

2
其实,在童年模糊的记忆中,“年”首先是母亲烧出的套餐,虽然说不上丰盛,味儿却绝对地鲜美,胜过我后来吃到的任何生猛海鲜。那个甜,那个香,那个粘,那个爽……极夸张地诱惑着味蕾,使我禁不住嘴角流出“哈喇子”来。

一年前,母亲健在的时候,还提起我当初“慌年”的馋相。是的,学生娃时,我特别“馋”年,尤其巴望着过“腊八”。因为那时正是学校教唱“公社是棵常青藤”的“大”二“公”的时代,家家穷得叮当响,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惟有从腊八至元宵一个多月里,才能隔三差五地吃顿纯米净面的“大年夜饭”,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不打喉咙里爬出馋虫才怪呢!

乡亲们讲究穷日子富年,尽管日常节俭得无法再节俭了,饭碗里清一色的红薯、萝卜、倭瓜汤,可到了腊八节,他们一准突然地慷慨了,煮起金黄、更金贵的纯小米的腊八粥来,有条件的人家,再在里面放几枚红枣,把原本苦涩的岁月,越发地煮成了一锅锅希望蒸腾的朝阳,一碗碗橙汁浸润的月亮。

母亲说,每每此时,我都焦急得鼻孔翕张。不过,总是一次次地咽回涎水,静静地听她讲有关腊八粥的神话,讲完佛祖如何苦修六年,这天又怎样地打坐菩提树下食粥悟

道,开始普度众生,然后,我才“小大人”似的,很乖地喝下一碗碗“佛”的种子。

接下来的祭灶糖。
接下来的除夕水饺。
接下来的大年蒸馒头元宵。
我无一不扮演着“乖孩子”的角色。莫非贫穷能够使娃儿们早熟?我自小便学会了克制。吃了母亲用红薯熬作糖稀的“祭灶糖”,我竟然也像“上天言好事”的老灶爷,被紧紧地粘住了无忌的童言,一连数日,齿颊流蜜,口也甜甜,话也甜甜。大年的早晨,则懂事地随着父亲先敬神祭祖,再捧上一年难得吃上几次的蒸馒头肉,向近房的寿星奶奶献份孝心后,才在“俺娃大一岁了”的赞许声中,咀嚼起浓浓的亲情。唯独吃过元宵后,我偶尔会傻傻地问母亲:“您说程咬金月月过大年,咱咋呢?”母亲总是笑而不答,反过来问我:“你说呢?要天天这样山吃海喝,皇帝佬儿怕也要把江山吞进肚里吧?”

哦,在父母辈的眼里,“大年夜饭”毕竟太破费了,属于“败家”的行为吧?可他们却心

甘情愿地如此奢侈一番,想来,一定因为喝多了先祖窖藏的酒。而以儿时的我看来,“年”就是做个乖娃儿,吃个肚儿圆。

3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家乡的年弥漫着一股香火味。香火燃起的动作则是磕头作揖了。
敬天礼佛自不必说,即使祭祀小如谷粒的灶神,也有一套庄重得滑稽的仪式呢!
腊月二十三是先祖定下的祭灶日,乡亲们谓之“小年”。别看这灶神终日厮守在灶台上,被烟熏火燎得蓬头垢面,他可是上帝派驻家庭的监察神啊,得罪不起!主祭人一定由一家之主担当。
吃过晚饭,祭祀开始了。父亲在院中摆上供桌,请出灶神,把糖稀轻轻地涂在他的嘴唇上,再一家人焚香祭拜,然后点燃,名曰“送老灶爷上天”。边送边默默地祈祷:“老灶爷,您上天,上帝面前多美言,赐俺生活蜜样甜……”据说,这样就封住了老灶爷的口,他只能“上天进吉言,下界保平安”了。
到了除夕夜,烧的香更多。土地爷、财神爷……甚至磨盘上、鸡窝边也要燃上一炷,到处香火燎燎。是神?是仙?是一双双荧荧闪亮的眼晴?直盯得人诚惶诚恐,不敢有丁点儿的妄念了。因此,我以为,父母们给神仙

上香,并非出于“敬”或“爱”,而是由于“怕”和“求”。真正引起他们怀念并献出感情的,应该也只有对先人们的祭祀了。

乡亲的除夕守岁,实质上就是对先人们的感恩、纪念。夜深人静后,香火蜡烛中,一家人静静地坐在供奉着先祖灵牌的堂屋里,听爷爷或父亲回忆他的父母、爷奶们善良、忠厚、勤劳、节俭的美德,直到大年凌晨,响起“噼啪”的爆竹声。

向先人敬香的次数也远比神们的多。去祖莹请祖,到家安祖,亲戚邻友们拜祖,一次次、一遍遍地燃香下跪,尤其大年的尾声——正月十五送祖,甚至会让您跪成条直不起腰的虫。

家乡元宵节的“闹”字或许改为“送”更为确切。这里没有耍狮子、舞龙灯的狂欢,没有“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浪漫,吃过元宵,孩子们挑着高粱篾子扎的灯笼,参加街头的灯笼会去了,大人则要到野外的坟地里送祖。

静谧的银铍的月辉里,座座坟茔间的烛

年味儿

姚化勤

光香火氤氲出一道梦幻般的风景,跪在爷爷、太爷们的墓前,我思绪朦胧,恍惚看到香们烛们正吐出袅袅的烟,蚕丝样,一缕一缕,将我缠作了茧中的蛹。

4
年复一年。是久而生厌?是到了青春反叛期?打从意识到神灵的虚无之日起,我对“年”的感觉和以前截然不同了。儿时香甜的套餐,变作刺鼻的残羹馊饭,悠远的香火倒成了罪恶的鸦片,散发着毒害人的大烟味,于是,我把敬神祭祀视为迷信愚昧,和家乡的贫穷落后联系在一起,开始了叛逆的行动。而最终于走出生我养我的村庄后,我一下子明白了,故乡的年味儿早融进我的灵肉中,纵有一百个不满,也背叛不了。

按说,如今定居城里将近20年了,父母已辞别人世,不该再有什么牵挂了。可每每过年,我仍情不自禁地想回老家。许是见多了明枪暗箭的缘故吧,大年凌晨,听着家属院中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元宵夜晚,望着闹市上空五彩缤纷的礼花,我偏偏从中嗅到一股硝烟味儿,心里反而涌起莫名的恐怖和孤独来,感到空落落的怅然若失。失掉了什么呢?城里吃的、看的、玩的,一应俱全,够丰盛、够热闹的了。想清楚了,是怀念乡亲祭神的虔诚、敬祖的孝心,特别是他们互相拜年

锦瑟 (外三首)
贺红
锦瑟,从李义山诗歌里走出的女子 正衣袂飘飘,轻轻拨弄五十弦的手指 已经枯槁,庄生迷恋的蝴蝶,折翅在沧海 杜鹃在寒冬里一萼英展,望帝托付的春心 找不到一个温暖的地方盛放 沧海上的月依旧明亮,老蚌再流不出泪 蓝田的太阳还是暖融融的,捂在心口上的 那块玉上,氤氲的烟还会不绝如缕吗
锦瑟,那个轻轻拨弄五十弦的女子 她的手指已经枯槁了,不知多少个日子 在她的指尖上滑落,在琴上走失
一只玉镯
一只玉镯是大山的一截骨髓 它被切割,被挑出 一只玉镯是一段往事的骨髓 它被封存,被掩盖
玉镯通体裹着棉絮 暖不热体内的暗疾与阴冷 玉镯里飘着白云 好多年了,它一直在绸缪一场雨



想起了桃花
想起了桃花,我两颊绯红 榨汁机里刚榨出的桃汁,不用加冰
不远处的老桃树 正做着多子多孙的梦 襁褓中裹得严严实实的桃蕾 不时伸伸小手,蹬蹬小脚
爱人,我把你当成一株植物
爱人,我把你当成一株植物 一株有着木字旁姓氏 草字头名字的植物 临水而居,或者傍山而立
我身体里的动脉和静脉 是浇灌你的两条涓涓细流 白天,我是你的太阳 夜晚,我是你的月亮
我守护你的春华秋实 更守护你的冬季,脱发后的地中海 和岸边盛开的菊花,栖息的蝴蝶
爱人,我把你当成一株植物 就能原谅你的粗枝大叶 言不由衷地安慰自己 草木吗,本来就没有感情

书法
郑明业 作

唢呐河
唢呐从一首民歌中醒过来,轻揉着眼眉儿,再向半空中连甩几声。接着,金灿灿的声音便顺着河谷向前滚去,麦子大片大片地成熟了。
我从湛蓝色的心田上沙沙走过,阳光热切地拥抱着这些璀璨无比的泪珠儿,我看见他们暗红色的血液龙一样蜿蜒,并且于蜿蜒间相互拥抱,相互爱抚,相互亲密。哦,他们竟然还有无法用语言可以比拟的歌声。比方说我来到这里之前,他们的歌声诱惑了一大群云雀儿,也不知到底是谁醉谁醒。至于后来,忧郁的月色悄然来临之际,五月的小精灵们一个一个翩然而去,始终也没有留一个人的歌声。看起来,我的民间痴情的歌手,该怎样把湛蓝色的微笑盛满15岁的少年心房呢!
春天还一直睡着,他们纵情的歌声已经展开了翅膀,很矫健地飞翔在心之上,梦之上,心梦之上。所以,时常会有那样一个红脸汉子,想把自己化作一滴痴狂的水珠儿,然后,也要像那条河流一样

在平原上无限延伸。
也许他不能化作一滴水珠儿,可这些理由都丝毫不会影响一个人水草般的青春季节。

唢呐火
着了火的唢呐,能点燃村人大片大片的哭声,声音落在了大平原的高粱地里,高粱们的眼睛都哭红了,哭肿了,哭得抬不起头了。
秋天忧郁地失去了颜色,我发现,羊群驮着太阳跑进了豫东平原的秋天,金黄色的日子里,林木停止了生长,小草停止了歌唱,河流停止了舞蹈,太阳的青涩味道漫漫开来,阳光好像金子一样珍贵,你想抓都抓不住。
正是农人收获的季节呢。我想趁冬天到来之前用照相机把这些火焰都拍摄下来,拿往城市里换一大把钞票。可是火焰却变得越来越小。远处,眺望羊群的小伙子是一个唢呐手,他两手往嘴巴前一

搭,唇咬筷子轻轻一吐,火势又起。我见过几个这样的民间艺人,虽然青年吹手们相貌各异,但同样也能赢回高粱们的哭声。

唢呐的哭不叫哭,不过,他一哭起来整个大平原都属于男性世界。这个罪孽的亲情味儿。就不能不对自己曾经骂过的“迷信”“愚昧”进行反思,重新认识了。
也许那是我的远祖制定的一套德育方式吧,知道乡亲们认不得“之”“乎”,听不懂大道理,就将“敬”和“孝”的理念具体为祭祀的仪式,让你在反反复复的焚香下跪中,自然而然地接受善与孝与感恩的教育。家乡的“年”骨子里浸透了线装书的墨香味,把你陶醉成古典、古朴的庄稼人。任你脱掉农民服,换上机关装,也难掩住它留在你身上的“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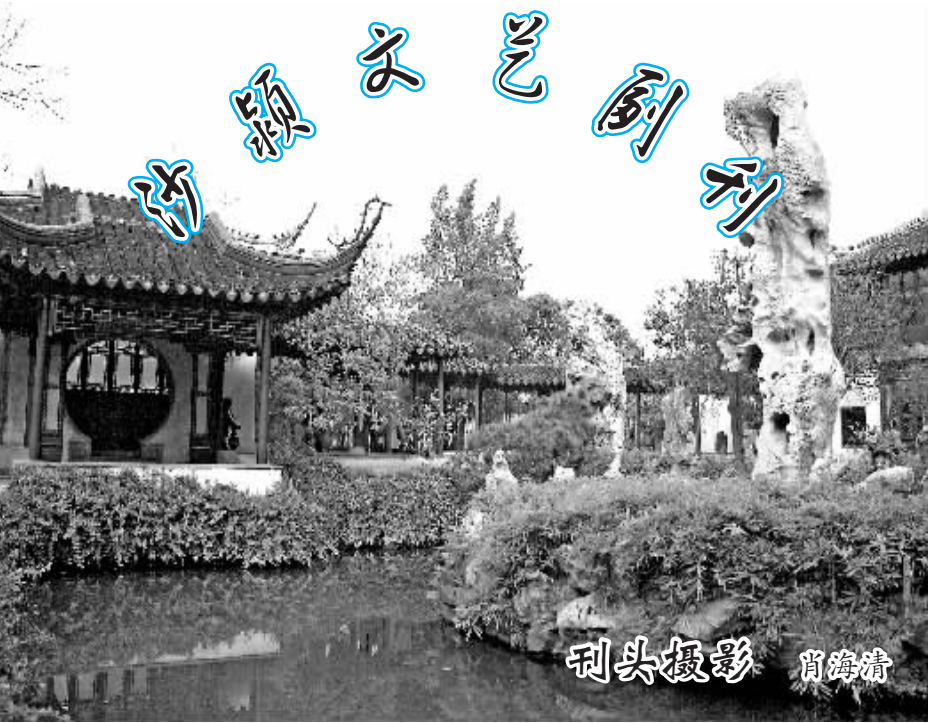
单位的朋友们爱笑我“土老冒”。的确,像只由蛹蜕变的蛾,我虽然破壳出茧了,但终究无法进化为公园里翩跹起舞的蝶,或枝头婉转鸣唱的鸟,多少次,走进带桑拿的浴池里,用加香的浴液狠劲地冲搓,也洗不去毛孔深处的泥土味。而且,尚未退休,便想叶落归根,便想再品尝一番家乡的年味儿。

5
今年,我回老家过年了。
昔日的亲情味仍旧酸酸,左邻右舍,五服嫡亲,争着设酒相邀,醉了我一回又一回。但我还是分明地感到,家乡的“年”变了:不仅饭菜越来越“接轨”城市,鸡鸭鱼肉端上了餐桌,其中的味儿也迥异于以前了。
腊八粥变成了八宝粥。
祭灶糖恢复了正宗的麦芽糖。
只是再没了父母一样讲佛祭灶的人。
连除夕守岁也不见了先人的灵牌,倒是央视一套定做的城乡一席的文化大餐,摆满了家家户户的堂屋,不时爆出主持人“拜年啦”的喊声。

记起一位哲人的话:上帝创造了乡村,乡村生养了城市。看来,生养城市的乡村老得先我退居二线了,现在是长得人高马大的儿子返家支撑门户。不知明年他会不会陪伴圣诞老人,携着麦当劳走来,搞个彻底的“新桃换旧符”?果如此,硕果仅存的亲情味是否会随之泯灭呢?

理智告诉我,儿子取代老子是历史的必然。任何事物,只有勇于吐故纳新,才能保持蓬勃的生命力。古老的“年”也不应封闭、僵化,淘汰落伍的习俗,敞开胸襟,吸收一部分现代文明的基因,兴许正是它焕发青春的必由之路呢!无论如何,“年”不会消失。一如长城象征着民族精神一样,“年”是印在华夏儿女胸前的最醒目的文化名片,后人绝对舍不得丢弃。

但情感上,我却转不过弯来。想:不敬神祭祀,如何体现慎终追远的传统美德呢?“年”岂非丢掉灵魂,成了一饱口福、眼福的纯娱乐形式?淳朴的民风还能天长日久吗?大年收尾之夜,几个村庄联合举办元宵晚会,高跷、喷呐、焰火、旱船……庶几赶上了城市的热闹。我无心观赏,独自悄悄地来到了灯火冷落的祖茔,站在父母的墓前,不禁悲从中来,往事如昨,而双亲都已经作古!我真想痛哭一场,以祭奠二老,祭奠先祖,祭奠我的逝去的青少年时代。



故居
张治国
—— 满院桃李亲手栽, 蜂飞蝶舞岁岁开。 最教游子牵肠处,
不见儿时燕子来。
二 孩捉蟋蟀在南墙, 惯听琴音草中唱。 踏遍青山山日重, 乡音乡曲总难忘。
三 幼居草房鸟为邻, 日日枝头听清音。 爱屋及鸟声在耳, 总是祖母唤爱孙。
喜麦苗返青
尚纯江
踏青小村外, 麦苗绿无边。 昨日苗青色, 今天饮水甜。
依依河上柳, 漫漫水中天。 春晚麦返青, 柳绿迎归雁。

慕这些红高粱们,我徒步跋涉过植物的酒精源头,也小羊般幻想要进行冬眠呢。
哭声惊起了许多白莲花,我的飞翔的泪,落在满耳朵的赞美诗的高粱地里。农人在哭声中是一垄庄稼,秋天快要走远了,我的静穆的白莲花,面带笑容。

请把一朵火焰种在心灵大地上。我想,该把里面的杂物统统搬出,晒晒太阳罢。

唢呐车
四娃没有长嘴。
四娃就是四娃的嘴。随便吐一口唾沫,就能淹死你。

蒋建伟
四爷爷用手一天天把我的脑袋摸大。很快我像疯长的野槐树一样超过了他的高度,并且硕大无比。那一年冬天,清瘦老人的大手冻成了两只通红的气蛤蟆,挂满了刀子口,煞是可爱。就是在那样的季节,我的四爷爷坚持套上了一架驴车,满满地装上泥粪,拉到村外的田野里,把唢呐声和泥粪大锹大锹地均匀撒

深重的纵火者,可爱的贼,是他,将人类的心脏拆得七零八碎。
平原上只剩下一根高粱了。他极其孱弱地举起毕生的火焰,向我大喊叫杀。农人们伸出去的手都长成了树枝,相互争抢着他们的火焰。大火熄灭以前,雪白色的羔羊们纷纷用舌头寻找温暖,躲进老羊的瞳仁里冬眠。看啊,我是多么地爱



亦诗亦幻黄鹤楼

岳鸿胤

清晨雨中,于武昌傅家坡长途汽车站转车时,打听到黄鹤楼就在附近,想去游游。边用早餐边向店主打听去黄鹤楼的路,没想到他竟然说“没啥游头,没啥游头,天还下这么大的雨……”

黄鹤楼乃我国古代名楼,我对它向往已久,怎能说没啥游头?我决计游上一游再赶路不迟。

用过早餐,撑起雨伞,钻进雨中。穿过一隧道,沿着山脚,顺着山坡往上爬,一座棕红色的楼亭闯入眼中,这便是黄鹤楼了。

原以为这黄鹤楼是开放的,谁知已辟为一个公园,花50元钱买了张门票进去。如还要赶路,天又下着雨,无心浏览公园中其他景色,直奔黄鹤楼而去。

登上黄鹤楼,透过一缕远去的历史云烟看到了黄鹤楼的历史变迁。黄鹤楼初为黄鹤楼一座军事楼,建于东吴黄武二年(公元223年),随着星转移移逐渐演变为观赏楼。宋元两代,黄鹤楼已不存在。明代黄鹤楼经过四次重建两次修葺,明朝灭亡,黄鹤楼也随之灰飞烟灭。清代顺治年间黄鹤楼再次屹立于黄鹤矶头。清代两百多年,几经毁损,几经修葺,兴工八次。光绪十年,一场大火,黄鹤楼又消失于武汉长江南岸。1981年,黄鹤楼兴建工程再次于武昌蛇山西坡破土动工,历时三载,于1984年竣工。重建的黄鹤楼被称作“天下江山第一楼”。

就黄鹤楼质地建筑而言,无非是钢筋水泥砖石结构,硬邦邦的,不是我想像中的很雅致很惬意的那种黄鹤楼,确实如人说的“没啥游头”,不觉有点索然无味。但是,听着导游讲的神话传说与文学故事,便游兴平添,意趣盎然了。

相传,古时终有一宰姓的人在黄鹤山卖酒度日。一天,一位衣衫褴褛的老道蹒跚而来,讨酒吃。虽然本小利微,但是宰氏酒家还是面带微笑允允。后来老道天天来吃酒,宰氏酒家见老道可怜,便天天给他酒吃。这样过了一年多光景,一天老道突然告别说:“每日饮酒,无以为酬,幸有一鹤可借,聊表谢意。”说罢顺手从地上捡起一片橘子皮,在墙上画了一只鹤,因橘子皮是黄色的,画出的便是一只黄鹤。老道对宰氏酒家说:“只要你手掌三下,黄鹤便会下来跳舞,为饮者助兴。”说完,飘然而去……酒家拍手一试,黄鹤果然从墙上一跃而下,应节拍起舞,舞毕,又跳回墙上去。消息传开,饮酒者络绎不绝,酒店生意兴

开。
我牵了驴绳,坐在远处唱歌,一如候鸟正在期待春天的来临。这时候,四爷爷突然停下手里的活儿,拿眼神招呼我过去。原来,那块地中央孤零零地立着一座坟,枯草纵横,四爷爷的眼窝里涌出一条河流。
“这一块巴掌大的地方,咱不撒了罢?”
“您不是说四奶奶这儿有‘金桥’一座吗?让我挖挖。”
“我吹吹唢呐给四奶奶听罢,告诉您老天天想她呢?”
就这样,四爷爷的眼睛像河中央的浪花,飘动着对一个女人的无限爱情。我想此刻,我变成了一支屹立于四爷爷心头的唢呐。

我套上了空空的车子。接着,我们爷孙俩挤在车把上甩开了响鞭子,吆喝着驴往回赶。一路上,我不再看路,什么也不想,不停地用手默默划着大大小小的圆圈儿。
但愿来生,那么,但愿来生吧。

“您不是说四奶奶这儿有‘金桥’一座吗?让我挖挖。”
“我吹吹唢呐给四奶奶听罢,告诉您老天天想她呢?”
就这样,四爷爷的眼睛像河中央的浪花,飘动着对一个女人的无限爱情。我想此刻,我变成了一支屹立于四爷爷心头的唢呐。

我套上了空空的车子。接着,我们爷孙俩挤在车把上甩开了响鞭子,吆喝着驴往回赶。一路上,我不再看路,什么也不想,不停地用手默默划着大大小小的圆圈儿。
但愿来生,那么,但愿来生吧。